

诗教视域下《诗经》的吟诵教学研究

——以《无衣》和《黍离》为例

王晓霞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公共基础部

DOI:10.32629/mef.v8i20.17990

[摘要] 在重文辞训诂而轻声韵体悟的教育场域,师生都难以走进诗教之源——《诗经》。吟诵作为古诗文的传统读书法亦创作之法,是打开诗教大门的钥匙,文章选取《诗经》中的《无衣》、《黍离》,在吟诵教学中鉴别两首诗的音韵特点和情感表达机制,以声入情、因声求义,深入理解了两首诗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为《诗经》的诗教育人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诗教;《诗经》;吟诵教学;《无衣》;《黍离》

中图分类号: I222.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Recitation Teach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ry Education

—Taking "No Garment" and "Millet in the Wind" as Examples

Xiaoxia Wang

Department of Public Foundations, Zhejiang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 an educational field that prioritizes literary rhetoric and 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 over phonetic prosody and intuitive comprehension,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ruggle to access the origins of poetic education—the *Book of Songs*. Recitation, as a traditional reading and creative method for classical poetry, serves as the key to unlocking the door of poetic education. This article selects *Wu Yi* and *Shu Li* from the *Book of Songs*, identifying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mechanisms of these two poems through recitation instruction. By engaging with the sounds to evoke emotions and seeking meaning through vocalization, it achieve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inct artistic style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he two poem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oetic education conveyed in the Book of Songs.

[Key words] Poetry Education; The Book of Songs; Recitation Teaching; No Clothes; Millet by the River

引言

中华诗教源于孔子以《诗经》做教育,《诗》与《礼》、《乐》一起用以培养贵族和士人,使他们符合“仁”、“礼”等全面发展的“君子”;其次再由贵族和士人教化百姓,《诗经》就具有了教化整个社会的作用。后来,文人继承《诗经》传统,赋诗言志,以儒家思想教育自己,教化天下,故称为“诗教”。所以在传统诗教中,重在“立德树人”。今日学校的《诗经》教学,一般重视文辞训诂及文学审美价值,而忽略其首要的诗教功能以及吟诵在诗教中的独特作用,于是,因为缺乏对诗歌声韵的体悟,缺少以声传情、因声求义的过程,自然难以接近诗歌的原貌,最终无法传承中华诗教的人文精神。

1 吟诵之于《诗经》诗教体系的价值

众所周知,学生普遍害怕文言文,古诗文教学一直是当代语文教学难题。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当代语文教学丢失了适合古诗文的读书方法——吟诵,让吟诵回归语文课堂,可以为古诗文教学,为今日《诗经》教学找回三大法宝:音乐特性、读法规则和诗教育人。这三大法宝可以逐步解决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教学的难题。

1.1 吟诵可传承《诗经》天然的音乐特性

《诗经》里的诗原本是和乐歌唱的,这也是诗歌一词的由来,所以诗歌天然具有音乐特性。先秦孔子时代,诗教亦是乐教,《诗经》在当时称作“诗三百”,305首诗歌是诗、乐、舞相结合

自然形成的产物,即所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1]。诗歌如果失却了音乐,只剩下干巴的歌词也就失去了美。

《诗经》语言结构多为四言,节奏鲜明,经常运用双声叠韵摹声摹形,重章叠句和韵律都具有音乐美,而且大多为民歌,后来民歌又影响了宫廷文人,文人创作不仅吸收了民歌的内容,而且借鉴其形式,诗歌经过宫廷文人的润色加工,每一首都具有固定的歌词、乐曲和舞谱,虽然后两者已经失传,但其当时的表达形式是用于宫廷的咏唱或交际活动中的吟诵,其教化过程也是诗歌文本与音乐、舞蹈同时作用的过程。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心有感,就有发,就有诗。《汉书·艺文志》言:“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3]文献中反复提到的“咏”,就是延长诗的语言发声,即徐徐吟诵,以突出诗的意义。因此,诗歌与音乐、舞蹈结合起来才足以形象地渲染情感,引起人们共鸣,进而表达思想,宣传主流价值观,达到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伦理道德的教化。所以《诗·大序》又曰:“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诸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4]

诗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从民歌走向了文人诗,诗歌与舞蹈结合的特点逐渐弱化直至消失,但是诗歌的音乐特性从未消失。上述《诗·大序》和《汉书·艺文志》中所言“嗟叹”、“咏歌”、“诵”就是汉民族诗歌音乐特性的表现方式,以及“吟、哦、唱”等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在古代蒙馆学堂中叫作“读”或“念”。上个世纪,为了区别于西方话剧的“朗读”、“朗诵”,叶圣陶等教育家把古诗文的这些“读”法或“念”法都统称为“吟诵”。

吟诵是由汉语特点自然而然形成的,由声音高低长短、轻重缓急、开闭清浊等方面形成的有旋律有节奏的读法系统。阅读各类文献可知,古代诗歌的创作首先是声音的创作,先从口中“吟”出,然后再用毛笔等记录下来传于后世。经历过几千年的发展,诗歌在创作过程中音乐性一直贯穿其中;而且,在古代诗教中,诗歌的音乐性也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并经常通过吟诵在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代代沿承于后世,所谓“弦歌不绝”。

1.2 吟诵的读法有助于深化对《诗经》的理解

今人理解一首古诗,首先需要文字训诂,其次要知人论世。可是,要完全理解一首古诗,仅靠这种文本研究是不够的。因为古诗文是声音的创作,即诗人吟诵而出,于是诗歌的文本之外还蕴含着声音的含义。所以,吟诵是打开古诗文声音的大门,从而通往诗意的深水区。

首都师范大学徐健顺教授总结出吟诵“九法”:“依字行腔、

依义行调、入短韵长、平长仄短、平低仄高、模进对称、虚实重长、文读音音、腔音唱法”^[5]。这九种读法规则是在汉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不同的诗歌文体有不同的读法,如《诗经》是古体诗,与近体诗(格律诗)的读法就有不同,近体诗要遵循平长仄短、平低仄高的规则,《诗经》不需遵循这两条规则。吟诵九法都有其对应的含义,直接影响到对诗文的理解和传承。

古代诗歌的创作过程是“先吟后录”,诗人下笔前心中口中有声音的,而这声音基本是遵守吟诵规则的。诗人经过长期的训练,无论出于有意抑或本能,他会选择合适的声音表达即时的情绪和思想,包括声音的高低长短、开闭清浊等,如果声音不贴切,就反复吟咏修改,“苦吟”至满意为止,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古人吟诵着创作,与今人书写创作的最大区别是:“吟”时不仅要考虑文字的含义,而且更多地要切琢磨声韵的含义。“吟”要拉长声音,文字的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意义就被放大、强化,既创作出诗歌的声律之美,又产生字义之外的言外之意,诗歌就成为文字意义和声韵意义两大部分的组合。

古诗是吟诵着创作而出,自然也吟诵着鉴赏学习和传承。吟诵既是古代诗歌的创作之法,也是读书之法,这样创作诗和欣赏诗都遵循同样的吟诵规则,后人在吟诵时才能重新把声律的长短高低、轻重缓急所代表的意义展示出来,经过吐气发声,做出表情动作,跟诗人一样调动身体,亲身体会诗人的感受,因声入情,情通古人。从感性到理性进入深层理解,了悟诗文的言外之意。

吟诵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朗读”或“朗诵”,“朗读”或“朗诵”的一字一顿适用于现代白话文的读法,却不符合古诗文尤其古诗的读法,古诗有声韵,有平仄,有音律节奏,现代的朗读或朗诵不能读出古诗文声律上的音乐美,或因读不得法而难于走进古诗,不仅无法理解古诗的真正内涵,甚至产生误解或误解。

同样,不出声的阅读,更是无法抵达古代诗歌的本质,因为缺少吟诵发声的过程,没有诗歌的声韵旋律从口腔到耳朵反馈的过程,就听不到言外之意。

所以,在《诗经》教学中,师生通过吟诵把握《诗经》的韵律,先从声音形式上感知《诗经》,因声求气,依声入情深入理解《诗经》的内容、情感和整体风格。

1.3 吟诵有助于传承《诗经》的“诗教”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目标

对《诗经》有了深入、正确的理解之后,才可谈及吟诵给当今《诗经》教学带来的第三大法宝:诗教育人。《诗经》不只是上古诗歌总集,更重要的是开启诗以教化,文以载道,形成了几千年的诗教传统。教育领域关于“诗教”的概念多种多样,既有人认为是所有诗歌的教育,也有人认为是诗词创作,

还有人认为是诗词鉴赏,但很少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实施教育。诗教的核心就是用古诗文做立德树人的教育,尤其是关于中华文化精神和人生态度的教育,即古人所言之“教化”:以诗化人,以文化人。

《诗经》中“风”用以体察地方民情,“雅”用以示范家国情怀,“颂”用以宗庙祭祀,三者皆具教化作用。后世文人作诗就以《诗经》的教化系统相要求,总体而言,诗教系统的标准有四个方面:第一,“诗”的主题必须符合儒家思想和文人儒士的心态;其次,“诗”中含有经典意象,意象一定来自经史子集;第三,“诗”具有教化和美刺功能:首先用儒家思想教育修养自己,继而文人之间借“诗”互为勉励和安慰,有的达到“美刺”功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最后起到教化天下的作用;第四,“诗”须富有美丽的形式:声音细腻、中正平和、旋律优美,具有美听的效果,语言结构和美精致,意象、文气美丽而深远。

由此看出,《诗经》这种独特的诗教功能,正契合当前教育的目标——“立德树人”。但是,如何传承《诗经》之诗教功能,实施立德树人的目标,需要在吟诵教学实践中探索。

学习者首先须走进《诗经》,即深刻理解其情感内涵,若要达到深刻理解,如上所言须反复吟诵《诗经》,通过吟诵把握声韵含义,加上古典意象、儒家主题等过程,把《诗经》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提炼出来,然后再观照现实,落实到学生的生活中,如此拉近古今时代的鸿沟,才能起到立德树人的作用。

2 以《无衣》、《黍离》为例的吟诵教学研究

《无衣》、《黍离》均选自“国风”,且都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感,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熟读文本,首先理解诗中三章之间的关系,若仅默读文本觉得晦涩,但文本一旦吟诵,情感和含义通过声音就显得明朗,尤其诗中韵的变化最能反映诗人内心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因此,吟诵教学中要特别关注每首诗的音韵特点(韵部选择、押韵方式、声律节奏等),研究分析诗的音韵特点与情感表达机制。

《诗经》属于古体诗,吟诵时基本遵循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入短韵长的规则,通过反复的吟诵,可以深切感受到不同的音韵传递出不同的情感,发现《无衣》的“同调共声”与《黍离》的“曼声长吟”分别对应刚健与哀婉的情感表达。

2.1 《无衣》的吟诵教学研究

2.1.1 文本、音韵特点与吟诵过程分析

《无衣》出自“秦风”,是秦国军歌,全诗三章复沓,每章五句,每句均为四言,有变化的就是每章韵字的不同,全诗每章一个韵部,从第1章阴声韵逐章递进呈阳调,吟诵节奏较快,情绪愈发激昂,吟诵长短和节拍为:

! — — —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 ! ! !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 与子偕作
! — — —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

(注:“!”表示为入声字或入声韵,吟半拍急促收住声音;“—”表示押平声韵,可长吟2-3拍,其他节奏点上的平声亦可长吟,但不超过平声韵的声音。上声和去声不宜拖长,半拍至一拍即可。)

三章重章叠句部分:各章首句“岂曰无衣”的“岂”字为上声,吟诵时先降后升,形成反问语气,兴起慷慨激昂的情绪;第3句“王于兴师”正常一字一节拍。变化部分为各章含韵字的第2、4、5句。“同袍-同泽-同裳”既指将士服装由外至内,由上至下的变化,更喻示将士们情感的层层递进,愈发深厚。以及“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的动作,配合“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的情感递进,展现秦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

首章第2句“与子同袍”的“同”字为平声,拖腔至两拍,凸显“共同”的情感重音,韵字“袍”可长吟至三拍;第4句“修我戈矛”的气息运用上,在“修”字后稍作停顿约半拍,形成“蓄势—爆发”的情感张力,仿佛战士在整装待发;第5句“与子同仇”与第2句吟诵方法相同。以下二章同理,但呈现层层递进的声律。整首诗节奏上基本“二二”节拍,如“岂曰/无衣,与子/同仇”,这种节奏模拟军队行进步伐,再配合高音落在“同”“修”“偕”等关键词上,强化集体行动的一致性。

首章三个韵字为小开口撮口音“ou”,有呼叫战友集队,引发秦军聚合力量,点燃同心协力、同仇敌忾的情绪;第二章韵字是入声字,吟诵时顿挫有力,表达强烈的决绝的情感,下定决心要出发作战!第三章韵字是大开口的“ang”,情绪达到高潮,尾音上扬,营造一种勇往直前,共赴前线的士气。

2.1.2 “诗教”的内涵与育人价值

从“诗教”角度看,在解析音韵细节之时,师生通过《无衣》更精准地触摸到秦地“重集体、抗外侮”的文化精神,自然而然成为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向心力的诗教载体。通过吟诵实践,学生可直观感受诗歌的刚健有力,以及秦人团结精神的建构过程:首章“与子同袍”侧重情感凝聚,吟诵时语气亲切;次章“与子同泽”强调行动的决心,节奏趋紧,吟诵时铿锵有力;末章“与子同裳”展现勇往直前,吟诵时声调激昂。这种层次分明的声音演绎,使文本中的“团结精神”从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实现以声传情、以情化人的教育效果。

当秦地军歌《无衣》在西部齐声唱起的时候,心中众志成城,抵抗外侮的精神油然而生,这种精神又穿越了历史时空,激励着后世华夏儿女为保家卫国挺身而出,为民族独立而自强不息。

2.2《黍离》的吟诵教学研究

2.2.1 文本、音韵与吟诵过程分析

这首诗选自王风,其中10首诗皆为西周覆灭后的作品,普遍表现了当时战乱的现实和人民的悲愤、哀苦和无可奈何。依《诗·大序》说,《黍离》这首诗为“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6]

全诗三章重章叠句,每章八句,四言为主,杂有七言、八言,每句都押韵。三章变化有两处:一是意象(物象)的变化,二是每章第2、4句的韵字不同。全诗每章使用四个韵部,前3个韵部属于阴声韵,最后一个韵部以阳声韵收尾,总体吟诵节奏较慢,吟诵长短和节拍为:

——!— —— —— — ! —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

—— —

悠苍天 此何人哉?

—— ! ! —— ! — ! —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

—— —

悠苍天 此何人哉?

—— ! ! —— ! — ! —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

—— —

悠苍天 此何人哉?

首先分析重章叠韵部分:各章首句叠词“离离”和第3句“靡靡”押韵,都分别长吟为4拍。而且“离离”发音特点与成行的黍稷景象类似;“靡靡”的发音显示出诗人当时心情之沉重、步履之迟缓,前4句营造出忧思独伤心的凄凉之境;第5、6句连着押韵“忧”“求”各吟两拍延伸了深幽绵长的忧思情绪,“谓我何求”的“何”字重读,尾音上扬而后骤停,表现欲言又止的悲痛;最后第7句句尾“天”与第8句中的“人”押阳声韵,与“何”字一起重读,不仅有力地向着天地、世人质问西周灭亡的责任人,而且强化了诗人内心的忧愤之情。

其次观察本诗的意象“黍稷”,每章第2句展示其变化:稷苗—稷穗—稷实,黍稷生长成熟的过程既表示时间的推移,又以黍稷的生长周期起兴,引发相应心理和情感的变化,即对应每章第4句的变化。由上表2的音韵特点和情感表达分析,可以看出三章的意象、韵部变化与对应情感的层层深化: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首章的“苗”对应“摇摇”,吟诵时声音略带飘移晃动,表现情感的动荡;次章“穗”对应“如醉”,入声韵

声调低沉顿挫,舌抵齿龈,气息从齿间缓缓流出并颤动,模拟醉酒消愁的沉痛感;末章“实”对应“如噎”,还是入声,声音哽咽,尾腔断续,有一种生理上的窒息感,呈现悲痛几近绝望的心情。

2.2.2 “诗教”的内涵与育人价值

全诗阴声韵为主,吟诵时声调偏低,又每句押韵必拖长节拍,于是形成了曼声长调。通过“曼声长吟”的吟诵实践,学生可体会诗歌中“个体情感”的细腻表达:黍稷由“苗”到“穗”再到“实”地浓缩过程,与之伴随的是主人公“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情感压抑。显然,物象的浓缩化象征着情感的逐层深化,同一物象形式的变化完成了时间流逝、生长成熟、心绪压抑上的发展。三章的反复吟诵,不是在重复,声音是在变化的,声音的沉郁之气一步步加重,郁懣和忧思一层层愈发沉重。

在一次次反复吟咏中,体悟到主人公面对故国不再家园破败时的痛苦、无奈,“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充满忧思难以被世人理解,失望地仰首向苍天呼号,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这种声音长久地激荡人心,这种“因声求气”的解读方式,使抽象的“黍离之悲”转化为可听可感的声音符号,实现“以声传意、以意会心”的情感共鸣。这种声音千年来耳濡目染,建构成为文人儒士的精神内核:关注现实,忧国忧民,担负家国使命的爱国热情。

2.3 创设多元的吟诵教学场景

2.3.1 搭建网上吟诵交流平台

师生皆可录制自己的吟诵作品,上传到平台,还可分享传统吟诵或方言吟诵音频,比如唐文治和叶嘉莹吟诵的《无衣》和《黍离》各有特点,带领学生对比分析,不仅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而且深入鉴别传统吟诵和当代普通话吟诵,各取所长,理解吟诵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让吟诵焕发新的活力。

2.3.2 营造多艺术形式融合的环境

吟诵《无衣》时可配古筝曲《将军令》,节奏明快、气势恢宏渲染同仇敌忾的氛围,或琵琶曲《十面埋伏》的急促旋律强化了紧张的备战氛围;吟诵《黍离》时配上古琴曲《阳关三叠》,以缓慢的泛音烘托悲凉意境,或来自姜夔的《扬州慢》,词曲有“荠麦青青”的荒芜之景,与《黍离》的画面高度契合。其舒缓的节奏和沉郁的音色,吟诵出“故国不堪回首”之境。

另外,业余可组织学生编排《诗经》吟诵情景剧,如《无衣》可设计成战士列队吟诵的场景,《黍离》就是文人独自行吟的画面,根据不同的声调和情感,不自觉地辅以不同表情动作增强诗歌传播的立体感。

3 结语

以《诗经》的两首诗作为吟诵教学案例,探索当代诗教之路,并诠释中华诗教精神:通过《无衣》的刚健之声培养集体担当精神,通过《黍离》的哀婉之韵涵养个体家国之思,二者共同构

建了“诗教”中“刚柔相济”的育人体系。学生在吟诵中触摸到的不仅是古代诗歌的声韵之美,更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中华文化精神。

当然仅以两篇为例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将选取更多的《诗经》篇章进行吟诵教学研究,立足诗教传统,让古老的吟诵声在当代的教育场域中重新焕发生命力,使中华文化精神真正成为滋养心灵、培育人格,夯实“立德树人”的基石。

[课题]

文章系浙江省2020年度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编号:983)的相关成果。

[注释]

- ①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89.
- ②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46.
- ③朱家平.汉书校点注释补正[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12.
- ④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52.

[参考文献]

- [1]徐健顺.吟诵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2]王力.古代汉语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王晓霞(1976--),女,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